六朝通鑑博議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宋 李燾 撰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為魏所掠殺

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桓標之兖

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蠭起為寇盜二年三月標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畱標之等皆為魏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

平城

臣燾曰凡民有所愛而後輕來有所恃而後重去知吾德之足愛知吾勢之足恃則去就之機決若鰓鰓然慮吾之不足恃其憂敵之來則畱處之心必不固矣古之

人當爭奪之交耀兵郤敵求張其勢謀所以畱其民也故諸葛亮不能赴三郡之急終身不能臣魏非其德薄勢不足恃耳南北分裂冠帶之民陷為左衽而眷戀之心未嘗一日而忘中華桓摽之等不遠千里而赴愬於齊齊之君臣匍匐往救猶恐其緩而使偏將輕兵逗遛觀望成敵人之勢於必勝置向義之徒於必死使遺老殘民知吾之不足恃敵之為可畏自是北人不復來矣

魏孝文遷都洛陽

永明十一年魏主召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建武元年二月壬寅使羣臣更論遷都事八月戊申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戊辛魏主至

洛陽

臣燾曰臣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裔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長蛇之性荐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有之其無中國甚矣於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罰孝文遷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畏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

已連歲南伐卒以不還傳世一再女主擅朝姦臣竊命而拓跋氏之基業遂不安矣當時若使齊室僅得中主君臣以乘其亂則百年之寇一朝可平惜其怯懦太過坐視其亂而無能焉上失天意下違民心豈不惜夫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師尋退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申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

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守備魏兵尋退

臣燾曰善保國者保其勢不保其形使吾有不可犯之勢敵有不敢輕之心雖無金湯之形猶足恃以自固故兩敵相對莫肯相下者重其勢而已齊明之初河北之人未測其淺深君臣聚議不敢輕動魏文雖違其臣民之言為空國之舉而其心猶不能無畏齊之君臣若能使荊蜀之人佐襄陽之救據城堅守以留其歸而出吳

越之甲發江淮之衆分為兩道東道向冀州西道衝中山乘其遷徙之未定軍師之未返而擣其空虛則魏之返救將不暇振旅襄陽之圍自解魏之匹馬自是當不復南向矣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没

四年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南寇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寇向襄陽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

之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梁州刺
史陰廣宗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
羅阿卜珍猷等靈珍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
陽太尉咸陽王禧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
太守劉思忌拒守魏右軍長史韓顯宗將別軍
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
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濃援上詔徐州刺史裴叔
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四千餘

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襄陽五郡已沒

臣燾曰天下形勢之地全得者強偏得者亡在春秋時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始判而紀侯不得不下於齊

在三國時郝普等以三郡內入於吳荆於是始分而關羽不得不禽於吳蓋形分則危力分則弱故智者惡其分南北之時雍州之地郡惟十七全據其土猶懼不足以當魏況棄其守以與之人民風氣扼塞地利險固與我共之矣與人共利强者終勝分其利以與之吾又弱焉宜乎為其所勝故五郡既沒義陽諸城相次淪亡勢當然也

梁論

臣燾曰臣嘗論武帝居可為之時而無必為之志普通大普之際元魏已衰女主顓朝姦臣擅命危亡之形已可見矣武帝乃命夏侯亶拔壽春湛僧智挾廣陵韋放拔渦口淮上之地一旦盡復又命陳慶之送元顥還北慶之自銍城乘虛進兵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主遂棄洛陽渡河走真所謂有可為之時矣使武帝既居可為之時而有必為之志分命諸將乘破竹之威與慶之犄角一軍踰函關徇秦隴一軍度青水掠青

齊一軍跨河追躡魏主時元顥既得志已有叛梁之謀因命慶之數其背叛之罪斬顥據洛嚴勒中軍為諸將節度河南之人既失其上無自固之心青齊秦隴聞王師之至必皆降附然後秦隴之軍自臨晉濟河青齊之軍自碻磝濟河諸軍並進以蹙元魏元魏雖有爾朱榮之兵又何足以抗吾堂堂之鋒哉如是則元魏之主必面縛軍門而混一之功成矣奈何慶之之行纔與衆七千人又不遣兵應援遂使元魏復强而慶之有沙門之

竄武帝謀之不善故也況武帝崇尚浮屠捨身施佛今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將帥之謀不暇顧問軍旅之事豈復究懷非惟混一之功齟齬無成至於邊鄙之防例皆闊略所以侯景舉河南之地來降不能深思遠慮而墮其姦計夫武帝有可以混一之理而不能成混一之功侯景之來所不當受而又輕納其降既不能得河南則與宗社而並棄之孰謂武帝為有謀乎元帝以藩王將兵討平侯景功足尚矣然自元帝叔姪自相魚肉不

旋旆建康而止都江陵卒為外寇所乘終禍嗚呼如武帝之賢而尚不克於此則元帝又何責哉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壽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魏人拔關要頼川大峴三城白塔

犨城清溪皆潰三年正月蕭寅行及汝陰東城
已為魏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任城王澄在外
襲壽陽據其外郭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上
遣曹景宗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元英
遣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
於樊城魏召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澄引
兵還壽陽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
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

恭隨方抗禦相持百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
軍將退會道恭疾卒魏人聞道恭卒攻義陽益
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
而已上遣馬仙琕救義陽仙琕知義陽危急盡
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御史中丞任昉
奏彈景宗上以功臣寢而不治

臣燾曰人有百金之資尚知高其柴援厚其門牆況有
萬乘之國而不知愛之者乎故屏翰之地無事時尺寸

不可以與人而況多事之時可數棄之哉江左自元嘉之後股肱肘臂之地失亡幾盡要所存惟義陽爾義陽之地外通淮汴内連荆揚彼此津要行師之道義陽存則壽陽可復壽陽復則兩淮可收義陽失則非惟絶兩淮南望之意抑亦為建康後日之憂此國家之禍男機女運夫復何疑而梁之將不救梁之主不問棄以予人不甚顧惜夫兩淮失三齊又失義陽區區江左百孔千創補治之不暇何以圖人梁之不競有自來矣

臨川王宏帥諸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天監四年冬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宏軍于洛口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戰於陰陵伯敖兵大敗己酉將軍藍懷恭與

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懷恭復於清南築
城巒與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軍
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
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
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己丑夜洛口暴風雨
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
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臣燾曰知其術之不才而用之者謂之狂不知而用之者謂之愚狂愚之人敵之福也故魏之將為柏直而漢高喜袁紹之將為顏良而魏武喜汝州之守為元平而希烈喜孱君庸主自賢其臣以資敵人固無足怪而梁武以英傑之資與臨川親兄弟閒平居相處固知其不為才而況當開國之始興問罪之師此敵人所以伺候以為進退四方之所觀望以為去就其舉也不可謂之輕武帝不以屬之韋裴龍虎之將而付之頑嚚不友之

弟使百萬之師一朝鳥散若敵人乘之則社稷存亡或未可議嗚呼棄民則不仁資敵則不智知其不可而為之則為狂君子是以知梁之不永蓋武帝之智荒矣

魏攻鍾離為韋叡所敗

六年春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為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

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願賜寬假魏主復賜詔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憂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守形勢紹見鍾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旬日至邵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植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比

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大眼將萬騎來戰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一日數合英乃退師魏師復夜來攻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上命叡等為火攻之計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靜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軍人奮勇呼聲動天
地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
營去諸壘相次而崩悉棄其車甲爭投水死者
千餘萬斬首亦如之
臣燾曰善戰者小挫益厲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出
敵之不意小勝益急所以乘敵之不支昔者項羽之東
漢人追之不復顧盟薛仁杲之走唐人追之不復援師

以為施刃之勞既已一克則破竹之勢固當盡解南人分裂迭相攻討南人以百萬之師潰之洛口江揚危懼荆襄震怒此天以梁賜魏也魏人不知乘鋭挫堅守城不進使韋裴之徒得徐為之計反為所勝棄甲投戈奔走不暇此天以魏賜梁也梁人固當乘之不可失矣出吳越之甲發淮泗之衆間出其後直趨馬頭柴險道塞歸道使魏之匹馬不復北還而元英之徒矜甲麾下乘破英之勢席卷而前威震内外自江以北無立草矣惜

其君臣之志止於退敵失此機會遂無恢復之期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七年正月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垂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移書未至上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

也因召見賜衣物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
上豈可不思此乎君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
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魏主不從
臣燾曰聖人治己而不求於敵使吾之法制常明將士
常練積聚常厚上下常相親不可勝之備固常在我敵
欲攻則與之進戰敵欲和則與之休息不攻不和固守
以待和戰之端唱之者敵吾特因其來而應之則在敵

者常汲汲在我者常有餘昔者秦閉關養威諸侯來攻
則開而與之戰諸侯來和則取其地而聽其約秦之為
秦蓋自若也而諸侯終不能自謀梁武帝當爭奪之際
溺宴安談空虛徹去禁防而亟求於敵敵若不予我又
去備豈不為梁氏之大害故上策不若自治以待敵

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宋　李燾　撰

作淮堰

十三年二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

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

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

臣燾曰天下有大利聖人不輕為非惡利也以其所害有大於所利爾河之勢天造地設自神禹不能回特因其勢以導之況下於禹者乎故孝武之時嘗事匈奴而齊人之計欲回河水注北中可使終漢之世無北顧之憂非利不大也而武帝不受以為區區之力豈能與天地爭未必有功徒自耗爾南北之時魏梁相持壽春在魏梁人欲之不患無隙而輕信弗詢之謀重營難成之

事求堰淮水以灌壽春立計新奇造端宏大恃其區區之衆欲與淮爭勢與天地爭力自勞其民決無所就不待智者而後知借使梁人用堰淮之衆以戰何戰不勝用堰淮之財以食何食不足養財蓄力以乘敵釁壽春固在其掌股中矣不知何苦而為此計也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

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
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
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
天啓乃使臨淮王彧為都督以討彭城三月上
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法僧驅彭城
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初
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
宮中多疑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

泣綜由是自疑常懷異志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勑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六月綜夜出步投彧軍及旦齋内諸閤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軍退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

臣壽曰自孫氏建國以迄於陳凡傳六代而所守不過

三門欲進則守河欲固則守江處攻守之中圖進退之全則守淮蓋守江則已蹙守河則已遠蹙國而守非勇者不能遠國而守非强者不能孫氏臣主俱豪兵鋒所向迎之者破故能畫長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後宿將舊臣彫落繼盡而其孫用之則危矣劉氏將卒俱精威震天下力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跋赫連不敢顧眄而其子効之則敗矣故惟勇者為能守近惟强者為能坐遠如其未能莫若擇利害之中守兩淮

之地據地險待天時天下無釁則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齊天下有變則分命大將將淮北之衆可以出冀岱搖青冀發淮南之師可以襲許洛取梁宋近固國本遠申主威此實攻守之基不可不固而兩淮之地南北餘千里分兵而守則力不足發兵而守則内可憂故欲守兩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壽陽若顧二鎮聚兵甲蓄財貨大佃積穀守以良將以勢臨敵敵人則終不敢越彭城以謀淮南越壽春

以驚江揚兩淮安則建康可以奠居故高城深池不必
皆守廣土衆民不必皆攻善攻者攻其根善守者守其
門攻而拔其根則枝葉不待搖而落守而扼其門則堂
奧不待據而安南劉以來常守一城以奠兩淮佛狸雖
以回山倒海之力孝文雖以吹唇沸地之威南臨瓜步
西向荊襄南來之勢意若無吳而回轅之日不能有吳
之一民豈非敵之根本初未有差雖得其四支長淮限
其外大鎮逼其內夏水忽盛津道無由聚兵積糧適為

敵餌故魏人不敢輕顯初欲輕棄彭城遠營青冀而尉元以為憂孝文欲過彭城戍淮南而高閭以為憂元英欲越淮外取鍾離而邢巒以為憂此北人之所深忌而南人之所當守而梁武得之不甚重失之不甚惜任其去來不復顧念撥根本而欲長存得乎哉

夏侯亶等攻壽陽李憲以壽陽降

七年正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没復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十一月亶等軍入魏

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
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
口
臣燾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失壽陽之謬也江左自薛安
都之變而失彭城常珍奇之變而失垂瓠慕容白曜之
攻而失三齊魏孝文之攻而失五都元英之攻而失義
陽四垂藩籬開徹殆盡而不足為建康危者壽陽存焉
耳壽春者淮南之根本淮北既去則淮南當守淮南欲

守則壽春在所先圖譬之常人之家必有堂奧之居收貨財聚子弟以壯一室之望四隅之地雖有傾敗而堂奧之勢不可不壯壽春在當時江淮之堂奧也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江之富北接梁宋西通陳許五湖之阻可以扞外淮淝之固可以蔽內壤土富饒兵甲堅利壽陽安則淮北有收復之望河南有平蕩之期壽陽一去畫江為守使敵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轉盻之隙則江揚荆襄其勢孤矣故壽陽在敵則吾憂在我則敵懼我得

亦利彼得亦利此兩家之所必爭孫曹之敵壽陽在北南人爭之兵不虛舉毋丘諸葛繼為叛亂吳國因之以謀壽陽司馬兄弟親冒矢石不敢徐行孫氏祖孫經營三世卒不能有而國并于晉者以壽陽在晉羊祜杜預得扼吳人之吭而蹈其胷背於肘股之下也晉自五馬渡江開國一隅而壽陽得失常為之休戚祖約入于此而庾亮不得安居袁直入于此而桓温不得奠枕石勒苻堅皆困于此而不得進自宋以來宗室繼守繕甲聚

兵惟恐其闞索虜垂涎江南為日久矣恫疑虛喝而不敢前淮南之兵有以虞其後爾奈何蕭齊之季孱主不君孽臣外叛以壽陽入于魏而魏人政亂得不能用復輸之梁豈非正朔所在上天眷佑故要害之地不使在敵梁既得之可以為恢復之漸不可復失矣昔者周有朔方之城而詩人歌之魯有寶玉之得而春秋書之壽陽要害豈不重於僻遠之朔方無用之寶玉哉梁之君臣不知愛重以與侯景不甚顧惜使景因此以墟江陽

一亂不復而江南之勢遂去者以壽陽先也故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壽陽之謬也

陳慶之送北海王顥還北

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臣燾曰君子不能為機亦不能失機先機而為則為妄動臨時而失則為無功機會之來不可不察昔者晉文之伺楚反國三年楚人出師遽起而乘之一戰勝楚遂

伯諸侯越踐之伺吳待之二十二年吳人往盟方出而赴之三戰至吳終復大恥三年而用之君子不咎其速機已至也二十二年而用君子不以為遲機未至也機未至則嬰兒處女敵人開户機已至則迅雷搏虎敵不能拒養兵以待機因機以用兵故惟不動動則有功自羣胡内亂五馬南渡天下遂餘二百年而不能混一者失其機也自晉迄陳有大機四而南人不知乘不亦惜夫方晉元帝之初中國無政蛇豕肆毒石勒初得中山

造次未定而祖逖方在河南謀為進取晉之餘民昂首
傾耳想聞官軍之鉦鼓逖若乘賊勢之未定因民心之
深望掃河南之衆推鋒而前則石勒可禽乘破勒之勢
則劉聰王彌之徒破膽而不敢戰矣而逖方且臣主相
尤軍師不出以至身死不能成功因使劉石之徒遂為
深根之寇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念私延及孝武苻
堅提北國之衆投之淝水返國未安姦孱未除慕容姚
氏爭為割據此連雞不能俱飛鬬虎可以兩斃矣晉若

乘之可以雙舉晉人蹈機而不知發幼度方且出歸漕粟以慰苻丕之窮劉牢之方且策馬過澗以增慕容之勢鼎足之形遂成中華之民重困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氣怯延及於宋高乘天之厭亂民之惡敵出兵四征芟夷殆盡雖赫連拓跋而膽已破矣宋武若能用戰勝之銳以乘不敵之勢秣馬厲兵問罪四方則五胡遺種可膏斧鉞西北餘民可使返冠帶而武帝未忘其漁樵之志猶顧念江淮之地奔走還師以秦遺人事機之

會一失南北之勢遂分此機之失失於志畢延及於梁武天猒魏祚禍其社稷女主專朝逆黨興兵君臣内亂無暇外圖南人若乘其閒復收侵地發江淮之衆以衛燕代徐命荆梁東西齊舉則混一之期指日可冀而梁氏父子方且高談釋老專營塔寺天下萬事無意經略遣偏將提輕兵深入邊庭不復繼援以敗其成功此其所以失機失於志荒機會之來豈可數得而屢失之可不深惜蓋天下之事德均則論勢勢均則論機而二百

年間四失大機故有志之士莫不惜於斯
納東魏侯景降
中大同元年河南大行臺侯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
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為歡
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
擁兵自固太清元年正月歡卒景自念已與高
氏有隙内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澄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内附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

宇南北歸心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若拒而不納恐絶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洪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二年秋七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為名

臣燾曰智者能弊敵而吾受其利不智者徒自弊而何利之足云越之弊吳鬬其民而已秦之弊諸侯鬬其交而已漢之弊項羽鬬其君臣而已使自糜爛我乘其弊

故不勞而功成不戰而敵破南北相持戰爭歷年而不能相并不知所以弊之也當高歡之死侯景分齊國之半求援於梁以鬭其君此可弊之會而亦利害之機智者所當審處夫以景之凶事齊齊不容之魏魏不内我君受之是代受其禍以景之才而河南之地密爾淮甸我君辭之則禍起目前故受之則變遲而禍大辭之則變速而禍小辭受之間利害之機不可不謹蓋景之南來非惟藉南之勢以復讎於北亦恐南與北通而前後

饜之也為南計者莫若用漢之所以御匈奴用唐之所
以待突厥遣行人為卑辭以拒之曰區區小國何敢言
臣哉欣戴有德掃除暴亂君若出河南之甲以快意於
北則國請以賦從興師問罪願為前後之援事定功成
永結兄弟之歡景得此則必喜而禍偏萃於齊矣使昏
虐君臣相魚肉我因其隙收兩淮復三齊繕甲治兵以
待其釁可以坐享其利何苦而信不誠之言冀无妄之
福其始也褒崇尊大惟恐不至其終也規圖掩取惟恐

不深方其微而尊之使强及其盛而激之使怨使不圖之終成大禍而為人之利焉可謂之智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正陽侯淵明請行許之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刺史正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在外聞之入曰鄱陽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上默然

曰會理如何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
上聞不悅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
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
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
督上命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旬日而成十一
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金
門郡公潘樂為副以慕容紹宗為東南行臺與
樂偕行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

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紹擁衆數千不敢救遁還紹宗將戰一一引將卒謂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梁兵大敗淵明胡貴孫等皆為東魏所擒

臣燾曰蒲柳之資不可以經嚴秋蔓葦之草不可以逆

怒風當危亂之世欲建非常之事故非常才之所能勝故漢之興為漢爭天下者蕭曹而代仲不與焉唐之興為唐爭天下者英衛而神通不與焉二主非不愛其親時有不可以梁武當戰之初時為進取之舉委任英豪猶慮無成而況淵明會理之不才居無事時猶當富貴之不及以政況當多事之際而使之握兵柄司民命任安危之寄乎嗚呼納侯景之非宜用會理之非才武帝皆明知之矣昌而為之不顧其害天豈奪其魄耶乖錯謬戾

何至於此

侯景敗還據壽春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侯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

手神茂曰黷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
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
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
教我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
夜至壽陽城下黷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
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黷曰
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
茂曰黷懦而寡謀可說而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見黷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黷曰吾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縱使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黷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黷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黷將斬之

臣燾曰壅水當壅之於源治病當治之於微泛濫而後

治則神禹不能為功膏肓而後救則扁鵲不能為術故
智者欲其辨之於早也侯景之凶其處心積慮固非一
日五尺童子皆明知其心而武帝不知也及其渦陽敗
績匹馬南還誅守將奪壽春不以事上聞反形見矣武
帝固當少悟而徐為之計當此之時景兵新敗銳氣未
復初得壽陽士心未定若乘敗氣之未復衆心之未定
命將出兵而問其罪閒結壽陽士心使為内應内外蹙
之則侯景之命一夫可制此之不圖俟其徑度采石直

指建康而方欲折箠笞之不亦晚哉

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宋 李燾 撰

岳陽王詧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畧江漢

三年十一月岳陽王詧既與湘東王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

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為質於魏泰欲經畧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缺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臣燾曰君子志於義而利自隨之小人貪於利而姦以濟之姦逆之謀利未至而害及焉惟君子能長有利昔

者晉有驪姬之難文公在翟惠公在梁及奚齊不終秦入里克欲納文公文公辭焉欲納惠公惠公許之外以賂許其敵內以賂許其臣區區之心急於得國既得之後而不能償其所許外憤內怨卒不能安文公徐起而收之安有晉國以伯諸侯故君子之不欲速所以久不見小利所以圖大利也當梁蕭之季因循之間以至失國而百姓未嘗一日忘之蕭詧以武皇之孫擁襄雍之地布德行惠以招大國之民伺湘東之隙則復大業雪

鏁聦安惠不成而借寇鏁之兵而害其懿戚既而折地失位受制於敵為後世笑其所謂利果何在哉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益州遂陷

世祖孝元帝承聖二年上聞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員照之謀員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

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尉遲迥獨以為可泰乃遣迥督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臣燾曰連城之璧照乘之珠途之人知其不可以示盜賊況國之利器可輕以示敵乎故三監嘗叛周而周未嘗借兵於玁狁七國嘗叛漢而漢未嘗借兵於匈奴惟

唐肅宗用回紇德宗用吐蕃其後入京師掠鳳翔欲借其利反為之害蓋示以利柄生其貪心則其為禍誠未易言梁魏之際蜀之在梁梁之寶也深閉固守猶懼敵之窺焉而明示之使之兼并是元帝之智曾不若途之人也况武陵之變王陳諸將自足以制其死命何必以利資敵而自為之驅除哉

元帝都江陵

八月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

尉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瑴諫曰
建康王氣已盡與冦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洪正尚書右
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見列
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人皆
曰洪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洪正面
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
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曰勸

吾去者左祖左祖者過半武思太守朱買臣曰

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

陛下勿疑以致後悔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

吉對上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

等議

臣燾曰王者必居形勢之中以為四方之望商都亳周

都洛秦漢都長安天下之中也魏居許吳居建康蜀居

成都一國之中也孫權欲都鄂而昭烈不可温嶠欲都
會稽而王導不可以為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後倚百越
左擾泗海右連荆蜀緩急有變左右前後迭為屏蔽此
於形勢之中王者之居也而元帝有如此之勢不能居
之顧戀舊鎮不忍輕去不知蜀雍既去楚為孤立介居
一陲前後無援是自閉於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嗚呼
項羽念霸楚而失關中梁元念江陵而失建康皆以匹
夫之智遂失天下之勢以至身亡豈不愚甚矣夫

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荆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三年冬十月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内實防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冦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今魏之精卒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

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
陵百姓撫而安之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
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詧曰
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
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擄
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臣燾曰周之取梁幸也非智也臣謂其智於取雍愚於
取荆其不敗於荆者幸也梁以襄陽爲雍州其地北接

宛洛跨荆楚襄陽既去則江陵受敵既危則建康可憂
楚之北門吴之右臂周瑜嘗欲據之以蹙曹操關羽嘗
欲取之以震許洛元魏嘗欲圖之以摇荆沔古之英豪
所以勤身殘民百戰而争其不可得者不幸天欲禍梁
兄弟内亂自納於周周人從之不待其言安得不謂之
智而當是時北有高齊南有王陳諸將輕出其兵越人
之都謀人之國若岳陽從尹德毅之言則齊人殲于謹
之禍見于目前西北之寇亦起而軋之周之為周或可

寒心安可不謂之愚嗚呼以累世之敵一言來赴其意豈世梁哉葢欲虞虢我也而梁人不悟始也為之役中也聽其命始終不悟自隳其計中可謂幸矣

陳論

臣燾曰臣嘗論南北之際宋梁為强齊陳為弱梁固强矣而宋最强齊固弱矣而陳尤弱江南建國蔽之以淮淝之阻則藩維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險則上流乃安齊雖云弱蜀猶在我裴叔業之未叛淮南尚未失也自侯

景之亂梁室遂微高齊遣辛術掠江淮藩維之勢無復存矣西魏遣尉遲迥入益州上流之援無可恃矣及後梁國于襄陽又遷于江陵則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臥矣此陳之所以尤為弱也宣帝大建中雖命吳明徹乘高齊之衰收復淮南又欲經營徐兖而乘周人滅齊陳師敗於清口由是自江以北復歸於周夫荆襄之地既以陷沒上流不安乃欲遠爭彭汴其功之無成宜哉大抵吳蜀相應如左右手苟與人鬬左手雖奮

而右無以應之則不可望其能勝也如有蜀則吳強無
蜀則吳弱東晉以平李勢宋武必平譙縱至於齊梁而
無西顧之憂其間惟陳氏無蜀是以魏取西蜀晉既代
魏而因以平吳周取蕭撝隋既代周而因以入陳北方
之能并南方者晉與隋耳則皆以無蜀而亡然孫氏雖
無蜀而荆州無恙陳既無蜀又無荆州故孫氏之禍遲
陳氏之禍速所以畧異蜀與荆州其與天下重也如此
詎不信夫

吳明徹伐北齊收復淮南之地

宣帝大建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灋氍出歷陽齊人遣軍救歷陽庚申黃灋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辛酉戰于呂梁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畧戰死甲子南

譙太守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
郡降甲戌徐槾克盧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瀘
毦緩之則又拒守瀘毦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
進軍合淝合淝望旗請降己卯齊北高唐郡降
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盧陵
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
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
城降辛丑吳明徹攻壽陽堰淝水以灌城乙巳躬

擐甲冑一鼓拔之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十二月壬午盡復江北之地

臣燾曰江南之國六吳陳為弱而孫氏久陳氏蹙薦紳之議以為孫權勇而能斷陸遜忠而能謀臣主俱賢故能保有江南以遺後人而陳氏主荒臣謬刑政不立故不能永世以為人驅除是不然以高帝之英豪斬侯景

定僧辯南刦齊師取梁國如反覆手繼以文宣之恭儉勤政而徐陵吳明徹佐之君臣父子豈下孫氏而長短異効强弱殊勢何也吳得荆通蜀而陳失之也荆蜀居江之上流敵得之可以順流而窺我我得之可以據流而拒敵呂蒙用於吳而欲收荆陸遜用於吳而欲收蜀誠以利害之地不可不先圖故陳氏之失失在於急爭淮汴緩圖荆雍蓋淮汴之地前限大江猶在城郭之外可以施扞禦之力若荆蜀之勢則竊發肘腋直擣心腹雖

有智者不能為之謀陳人徒知乘齊之亂而圖淮南畏
周之强而緩荆雍不知當此之時周亦不得為無事强
臣專政幼主内憤此可以為之計矣陳之臣主若能遣
辯士損萬金交鬬其間使之君臣相爭朋黨分立内自
為圖不暇外謀則陳氏君臣孤注而已我因其隙移伐
汴之衆疾攻而取之乘破梁之威率兵西下徑出潼川
直指成都則劒閣之道自成斷絶祖孫氏之餘智收荆
用蜀進可以圖天下何至於不能自守捨此不為空爭

兩淮譬如壞牆修治補葺未必可以禦寇適足以自困
故孫權常欲上岸取徐州而呂蒙以為不可欲擒曹休
震洛陸遜以為不可至於荊蜀則圖之惟恐其後守之
惟恐其懈彼其用吳為審於陳是以能久

吳明徹與周爭徐兗之地明徹大敗

大建九年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
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
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

自守明徹圍之十年正月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時明徹苦背疾篤甲子決堰乘水勢退軍兾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没於周

臣燾曰凡用兵者吾之所長吾則出而用之吾之所短吾則匿而置之此非善用兵者也吾欲用長而敵將不與吾爭吾欲匿短而敵將强與吾角此其所用猶有所窮不若因其所短用其所長昔者戰國之時晉悍齊怯孫臏因齊人之怯減竈以疑晉而龐涓禽三國之際魏勇蜀懦諸葛亮因蜀之懦立法以制魏而仲達走可謂善用所長矣江南之人雖城守有餘而野戰不足剽悍之氣實輕於進明徹若能作其輕進之性與為掠地之

計簡輕騎率步卒使勝則輕進敗則易退不幸而無功猶足以自全而欲以舟車為攻城之具水勢為進退之資置所長暴所短以與人爭軍敗身執自取之也

周師入寇江北之地皆没於周

十一年冬十一月辛卯周韋孝寬分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黄城梁士彦攻廣陵甲午士彦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亮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

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衆入淮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陵為大都督總水步軍衆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

周

臣燾曰善取國者取之漸取而敵不知善守國者守於始守而敵不議秦之取諸侯歲用十師而十萬之衆所爭不過一城長平之戰殺人之將坑人之兵震動天下而其所得上黨而已故秦之所攘取者不過尺寸而諸侯無甚顧惜不知日削月朘地盡而身隨之此秦之所

以為善攻而諸侯之所以為不善守周之取陳蓋用是道惜乎陳人之不早悟也方其取蜀取漢東取沔北既而江北之地又盡取之斬其指爪而陳不知痛及芟夷殆盡方欲出兵而與人鬬何其悟之晚也古之人尺地一民不輕以予敵恐其浸淫疽食將及於心腹耳

隋取江南

隋高祖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

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戊辰陳主下詔中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

魯廣達並為都督將兵領南豫州重立賞格僧
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拔京口辛未韓
擒虎進攻姑孰半月拔之江南父老來謁軍門
晝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
並進緣江諸城望風並走己卯王世積以舟師
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
分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由是

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蕭摩訶軍最在北君弼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騎卒潰亂擒摩訶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皆召入

禁中令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臣燾曰聖人之於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倚岳為城塹海為池高而不可攀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使山海四蔽而國家無政形勢不立敵人過之如涉平地譬之千仞之山萬仞之淵而無龍虎之威則牛羊牧其上舟楫泳其間而無所甚憚知其不足畏也故欲立國者先立其勢不可犯而後國可守孫權宋武之所恃

以守江南不特恃萬里之江亦恃其法制嚴將卒勇而二魏之人不可輕犯也江南自宋武之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觀何欽容之言視孝武之所為而知風化之不厚觀任昉之彈四户諸鬼之目而知政刑之不立見元嘉之敗洛口之潰而知軍旅之無素薛安都常珍奇之變裴叔業亦欲為河南公而將帥無腹心之撫彭城之誅義宣之變重典籤之官而宗子無維城之固民風國勢所立如此而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萬里

民各有意是以萬里長江守之者無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積弱之勢有自來矣先王知險之不可偏恃以守國也故明政刑立法制厚風俗上下立分臣主一心使國勢岌然敵不敢近故能藉天地之形為長久之計向使西伐之君能因吳越之資倚江淮之固藉荆楚之援明法立制務耕織選將吏修守戰之備君臣一心而鬬北人則混一之計何患不成何懼不能守乎

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牟焜